



我报名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商业红旗丛书

我 报 名

刘海民 编写

杨永清 插图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商业红旗丛书
我 报 名
刘海民 编写
杨永青 插图

*

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
昌 平 县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1 印张 21千字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,000册 定价：0.12元
统一书号：4327·033

我 报 名

我的眼前经常出现那些脚病患者，他们那痛苦的神情，真叫人不忍心去看。我发誓要为解除他们的痛苦而努力。

——摘自刘惠贤的日记

在青岛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里，除了有着大自然的绮丽风光，还有着许许多多令人讴歌的英雄。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，在社会这部大机器的不同部位上，默默地努力发挥着作用。这里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个人，一个为“四化”建设辛勤工作的实干家——刘惠贤。在青岛，刘惠贤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，电台里播送过她的事迹，报纸上刊登过她的照片，然而，她既不是什么文艺界的明星，也并非体育界的名流，而是一个浴池的修脚工。她是全国商业系统的劳动模范，全国“三·八”红旗手，在浴池这个行业中，在十五个春秋寒暑里，她不分白天黑夜，不惧风霜雨雪，四处奔走为顾客修治脚病三万多人次，用一颗赤诚、火热的心，用那把磨过千万次的小而锋利的修脚刀和那手到病除的精湛技艺，赢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。

—

刘惠贤今年三十三岁，她有一对活泼、明亮的眸子，小巧玲珑的身材，恬静中蕴藏着锐气，朴实里透露着精明。青

春的活力化作她腮上的红云，那齐耳的短发，显示出她的倔强、泼辣。她还有十分正直而美丽的心灵。起初，刘惠贤并不是干修脚这一行的，而是个织补工，她是从一九六五年改的行，为了改行，还有过这样一段风波。

一九六五年的秋天，刘惠贤刚刚十八岁。十八岁，也就是刚刚进入青年，可刘惠贤已经是一个有五年工龄的人了。那时她身体比较虚弱，家庭成员又比较多，生活上有点吃紧，正巧赶上了一个招工的机会，她就辍了学，到青岛最繁华的街道中山路上的万国洗染店，当了一名织补工。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职业中，织补工实在算不得什么“堂皇显赫”，然而，心地纯洁的刘惠贤却很满足了。她好学、勤奋，织补技术掌握得很快，师傅们都一个劲地夸奖她。至于那时还是个小姑娘的刘惠贤，自己也讲不出多少高深的道理，但她明白一点，那就是既然生活中有“织补”这个行业，就说明社会需要，人民群众需要，说啥也没有不好好干的道理。

对于刘惠贤的职业，母亲感到十分满意。轻快、干净，飞针走线，这对于一个女孩子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她喜欢刘惠贤，因为这是她唯一的女儿，她常和四邻说起惠贤如何如何，尤其是刘惠贤当了织补工，她又愿意和亲友津津乐道地夸起女儿的工作如何如何。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女儿放着上好的工作不干，却自作主张，报名去干了修脚工。

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，在青岛市市南区饮食服务公司的会议室里，坐满了青年，当中也有刘惠贤。她们在听领导同志动员，动员青年们报名去当修脚工，原因是，修脚行业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，修脚技艺眼看就要失传。

青年人悄悄议论起来。有的说，这碗饭咱吃不了。也有

的说，这活咱还是敬而远之吧。也有些青年在沉默、深思。

“我报名！”一个姑娘的声音响起来，大家循声望去，是扎着两只羊角辫的刘惠贤，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等待着领导同志的反应。

“好，小刘。不过你还应该回家跟大人商量”。

“你给我报上就是了。”刘惠贤眉毛一扬。

接着，又有不少青年跟着报了名。

说是自己作主，可这样一件大事，怎能不告诉家长呢！晚上，刘惠贤回到家里，还是把报名当修脚工的事情告诉了妈妈。不说到好，一说可把当母亲的给气坏了。

“你这个丫头，好大的胆子，谁也不商量，就自作主张。”妈妈勃然大怒。

“反正我已经定了。”

“定了也得改过来！”妈妈想缓和一下气氛，又按下火气说，“我问问你，织补工有哪些益处，你非得改行？”

“妈妈，领导说了，修脚和织补都是革命工作……”

“那就是嘛！你还改的啥行？”妈妈打断女儿的话。

“可是，修脚这活现在没人干，那么多得脚病的人，整天价在受罪，都不去干，行吗？对了，领导还说来，只有思想好，觉悟高的人才能去干呢！”刘惠贤天真地说。

“说话不嫌牙疼，少你这碟菜，人家还不是照样摆筵席！”妈妈寸步不让，越说越气了，“你也不好生想想，一个姑娘家，整天价抱着人家的脚丫子鼓捣，将来连个对象也找不着”。

“找不着我就不要。”刘惠贤赌气说。

妈妈有点张口结舌了。但是，有理无理，母亲在孩子面



“我报名”

前总不能失了威严，妈妈一拍桌子，

“不管说什么，修脚这活不能干。”

“你别想拖我的后腿！”刘惠贤一下子扑在床上，用被子蒙起头来，哭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妈妈过来站在床边，说：

“别哭了，还是听妈妈的话，妈还不是为你好。”

“不！……”

刘惠贤要改行当修脚工的消息，象插了翅膀，迅速传开了。几位要好的同学向她多次“忠告”，要打掉改行的念头，去领导那里说一声“家里不同意”，把报的名勾掉。街坊也都议论说这孩子真傻，八成少根神经，要不怎么好生生的去干那脏活。也有人说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也许她是为了出出风头，显示一下自己品格的高尚，……反正说法多了。

说刘惠贤这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，在改行这个问题上想了多少多少，那的确并不实际，最主要的还是她那美好的心愿，朴素的感情。就因为这些，她顶住了母亲的埋怨，同学的劝阻，一些人的舆论，仍然抱定信念，去干一名修脚工。

象许多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兴趣一样，刘惠贤也有着自已的许多爱好。比如说她爱山，爱水，爱看小说，爱听音乐，尤其爱花。这大概算是一件奇事，花是香的、美的，可修脚脏而臭。但是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，一个酷爱花香的人，竟热爱上了“臭修脚”这一行。

二

一九六五年年底的一天，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天空格外晴朗。刘惠贤踏着深浅不一的积雪，兴冲冲地赶到了河北路北

端的建新浴池。她在办公室办完了调动手续，就迫不及待地跑进浴池去。浴池的环境挺差，气温高，空气混浊，冬天还好一些，可时间久了也不舒服。初来乍到，遇到的就是这么一种环境，但是，她还是努力地去适应。

她开始学修脚了。师傅是位上了年纪的人，五十开外，身材颇长，脸颊清瘦。他对这位徒弟感到十分满意，这倒并非因为刘惠贤长得机灵，动作敏捷，主要因为她虚心好学，又肯钻研。

有一天下午，来了几位顾客要修脚，不巧，修脚师不在。为了不让顾客白跑一趟，刘惠贤决定动手试一试。

她把额上的散发拢了拢，搬来只马扎子，模仿着师傅平日操作的样子，腿上搭块白布，让顾客把脚放在上面。

顾客们对这个青年修脚工投去各种各样的目光。

“大嫂，你先修吗？”刘惠贤问一位挺高挺胖的妇女。那位妇女坐下了。她长了脚垫，有扣子那么大，刚巧长在后脚掌的中间。刘惠贤毕竟是第一次为顾客修脚，心扑通扑通直跳。她努力思索着师傅教的修脚要领，一刀一刀地操作起来。起先，女顾客还很高兴，猛然间，她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。

刘惠贤定睛一看，不由楞了。天哪！出血了！那股红的鲜血正顺着女顾客脚流下来。围在一旁等着修脚的几位顾客，见到这个情景，都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第一次上场就丢了丑，刘惠贤心里窝火极了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在她耳旁吹的各种风越多，有讥讽嘲弄，也有知己的“忠言”，还有爸爸早晨刚刚讲的，“给人家修脚，不好修的就别修，省得修不好，落些埋怨。”……

吃饭的时候，刘惠贤端着一碗米饭来到一个墙角，喷香

的米饭，油汪汪的猪蹄，丝毫没有激起她的食欲，她还在想着刚才修脚的事，想着想着，大滴大滴的泪珠簌簌地掉了下来。她哭了，哭得那样伤心，要不是怕人听见，她会哭出声来。

突然，她感到一只大手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一回头，看清是师傅。

“瞧瞧，女孩子家整天就知道哭鼻子。怎么啦，谁欺负你了？”

刘惠贤把今天给顾客修脚的事情讲了。

师傅拿出手绢递给她，说：“擦擦，眼泪流到肚子里去可有毒。”

这句哄孩子的话把刘惠贤说得破啼为笑了。

“师傅，修脚这玩艺怎么这么难？稍有一点修不好，顾客就叫唤，脚上就流血，……”

“哦，你才知道啊，修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师傅回答。

下班以后，师傅和刘惠贤一道走。那天，不是阴历十五就是十六，一轮金灿灿的满月早早就挂在了空中。轻风徐徐，树影婆娑。一路上，师傅把自己的遭遇细细讲给徒弟听。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修脚行业是下九流，而这碗饭也很难吃。来修脚的人，不是军官太太，就是达官显贵。给他们修脚要特别当心，稍不留神，不用说修破了脚，就是稍戳痛一点，轻则是一顿臭骂和拳打脚踢，重则逼令老板把你撵出门去。刘惠贤师傅的父亲就是个修脚工人，他曾发誓不让儿子再干这门苦差，但在那种世道里，社会动乱，人民生

活穷困，为了吃饭，还是干上了这一行。师傅的父亲把自己干了一辈子的经验和一些治疗脚病、皮肤病的秘方，偷偷传给儿子，并严厉地叮嘱，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艺传出去，不然就要丢掉饭碗。

说到这里，师傅瞧了一下刘惠贤，继续说：“现在好了，跟过去大不相同了，干修脚，有人说它是伺候人，伺候人就伺候人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反正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
刘惠贤点了点头。

停了片刻，师傅又说：“只要你热爱这个工作，肯下点功夫去钻，我教你，保证教你出手。”

多么可敬的师傅啊！

刘惠贤发狠地苦练起修脚技术来了。她懂得，说空话，表决心都是白搭，要把握这只小小的修脚刀，驾驭修脚这门技术，让千千万万的脚病患者早点解除痛苦，唯一的办法是苦练。

白天，师傅精心指导，手把手地教她用刀；她勤奋，从不偷懒，也不厌倦。浴池的人谁见谁说：“小刘这嫚，真有个钻劲！”晚上，回到家里，她还要再琢磨着练习练习。譬如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她嘴里念念有词。念什么呢？全是用刀口诀：“持刀要稳，准，快，进中有退，退中有进，刚柔相济，不能走空，刀刃在手要翻转自如，灵活上下，……”她一边念叨一边比划：平抬胳膊，屈伸腕子，上下左右，反复摆动。练完手腕，又练手指，因为师傅讲了，修脚要有指力。她将中指顶在桌子上面，练习推、扶、捻刀等动作，还琢磨了个点子，找来一些竹皮，软木，练习片、劈、断、拉、起、奔等修脚的基本功，一遍，二遍，十遍，百遍，她每天

都要练上几百甚至上千次，胳膊酸疼了，她就甩甩，活动活动，接着再练。她怕在顾客脚上练习，搞不好会给顾客带来痛苦，有时就索性在自己的脚上练起刀来。有人说，在自己脚上练刀，疼痛自知，容易有数，伤不着皮肉。其实并不尽然。一不小心，照样刀进血出，那时的刘惠贤就经常三天两头脚趾上缠着纱布，不过大家都没留心观察罢了。

有一天，刘惠贤到姑妈家玩。一进门，正碰上姑妈在洗脚，刘惠贤一见，马上跑过去，动手就要给姑妈洗。

“哎哟，你这是干啥？一边去，别脏了手。”姑妈急忙拦她。

刘惠贤没听，还是蹲下执意要给姑妈洗脚，须臾，她抬起头来，忽闪了一下眼睛，对姑妈说：“姑妈，你让我练练刀，行不行？”刘惠贤早就知道姑妈脚上有脚垫，已经患了很多年了。

“练刀？”姑妈听了一楞。

“哦，就是给你修修脚。”刘惠贤一边说着一边把随身带的修脚工具拿出来给姑妈看。

“我当是干啥来？这有什么，不嫌姑妈的脚臭，你就修去。我这老皮老肉的，凭你练吧。”姑妈说着，把脚伸过来。

刘惠贤感激地叫了声：“姑妈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姑妈。”

刘惠贤为了尽快地掌握修脚技术，刻苦地练习，认真地探索。对于时间，每分每秒，她都努力赋予它崭新的内容，大大开辟了修脚练武的场地。

三

岁月流逝，光阴荏苒。一晃，刘惠贤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。一般象她这样年龄的青年，早就倾心于爱情之中。可刘惠贤整日里除了学习，研究她的修脚，就是吃饭、睡觉。刘惠贤在家里是老大，就她一个女孩，下面有四个弟弟，她怎能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为了女儿的婚事，母亲整天唠叨，刘惠贤听得烦了，就双手把耳朵一堵，任凭妈妈说去。

有一天，刘惠贤的一个婶子来到家里。婶子看着刘惠贤长大的，十分疼爱她，这次一见面，就拉着刘惠贤的手说：“惠贤，都多大啦，还不成家！”

刘惠贤微微一笑。

“还笑呢，也不抓紧点儿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！再说，你又干的是修脚这行，要是个好工作，晚点也行，……”

没等婶子说完，刘惠贤就不高兴了：“修脚怎么了，修脚还比人矮三分？”

话是这样说，然而，修脚这个工作的确始终没有被社会上有的人平等对待，这也许是旧的习惯势力、旧的思想根子太深，一下子不容易改变的原因。一个修脚工找对象，远不如一个工人容易，即使什么条件都好，只要对方一听是个修脚的，得，吹了。

当然，象刘惠贤这样眉清目秀、聪明能干的人找个对象一点也不困难。何况主动为她提亲的很多，有亲戚朋友，也有同事同学，提的对象有技术员，有机关干部，还有教员，……但刘惠贤都没同意。

后来，有人传出话来，说刘惠贤这个人只懂得修脚，不

懂得爱情，说她头脑里不存在恋爱那根神经。这些话，在后来的实践中，都被一一否决了。

刘惠贤二十三岁的时候开始恋爱了。男方比她整整大七岁，是浴池服务员兼赤脚医生。这在当时简直成了一条新闻。

最先知道这消息的还是刘惠贤那几个要好的同学。她们对此各抒己见，有支持的，也有反对的。反对者说：“凭你，就找这样一个对象？比他好上几倍的，也不难找，为啥偏找他！再说，论年龄，他比你大那么多哩！”

支持者说：“别管大多少，大七、八岁怎么着，关键是人，人好就行！”

虽说这些忠言各有千秋，但还都不是关键。最关键的是家里人坚决反对。尤其是刘惠贤的母亲，当初，刘惠贤放着好工作不干，任着性儿报名干修脚工，母亲苦劝无效，最后依了她。可眼下说什么也不能再让女儿去嫁一个澡堂的服务员，况且男方的家庭出身还涂着黑颜色。

男方叫张明基，为人朴朴实实，作风正正派派，而且聪明，也很好学，生活上俭朴，还有着多种多样的爱好：会打球，演节目，还会中医，能给病人开药方。

长时间的工作接触，刘惠贤和张明基彼此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她在日记里写道：

“我喜欢张明基这个人，他有一个人起码的道德、品质，有一种内在的美。难道仅仅这些还不值得我去爱吗？”

于是，刘惠贤顶着周围的风言风语，冲开来自各方面的羁绊，终于和张明基走到一起了。

一九七〇年十月，在一个瑰丽的日子里，刘惠贤和张明

基结婚了。他俩互敬互爱，互相体贴，互相帮助，把满腔的热情都献给了光荣而崇高的事业。

婚后，刘惠贤四年多没生小孩，直到第五个年头才怀了孕。婆母高兴地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她调调班，别累着。同事们也都苦口婆心地劝她注意爱惜自己的身子。而刘惠贤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早来晚走，为顾客修脚。怀孕第八个月，她开始感到心慌、气闷、恶心并且呕吐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还是坚持着干。一天下午，刘惠贤为一位顾客修完脚后，一阵恶心，她连忙往外跑，可没跑出几步就吐了。她背靠在墙上，想静静歇一下。这时，几位同志见了，都过来扶她坐下，有的给她倒水，有的给她洗手巾。

一位年龄较大的服务员亲昵地对她说：“小刘，你这样拚，累着身子可不上算了，不行就休息休息吧。”刘惠贤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大伙说：“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我歇歇就好了。修脚的顾客大老远地跑来，怎能让她们空跑一趟呢？我能修一个就修一个！”

为了千百个脚病患者，刘惠贤坚持为顾客修脚，直至临产的前一天。

四

凡是刘惠贤给治过脚病的患者，对刘惠贤的印象几乎一样：主动、热情、耐心、周到。由于她勤奋好学，修脚技术提高得也比较快。对她的先进事迹，报纸进行了报道。这一下，来建新浴池找刘惠贤修脚的顾客可多了。

一天中午，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大娘拿着张报道刘惠贤事迹的报纸，步履蹒跚地来到浴池。一进门，她就找刘惠贤。



她听说有人找她修脚。立刻放下饭碗。

一位服务员问她：“大娘，您找刘惠贤有啥事啊？”

“找她修修脚。”

刘惠贤正在里面吃饭，她听说有人找她修脚，立刻放下饭碗，迎了出来。

“大娘，您要修脚吗？”

“是呀，来找你这位小大姐瞧瞧，治治。”

刘惠贤马上就忙着为老人洗澡、烫脚，然后扶着老人坐下。她仔细地看了一下老人的脚。这是一双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脚，奇形怪状，有点可怕。脚指都被裹脚布窝断了，紧缩着长在一起，指甲变了颜色，深深地嵌在肉里。这是一种棘手的“鸡眼”和“嵌甲”的综合顽症。

大娘说：“我跑了好几家，都说这脚不好修。活受罪。”

刘惠贤说：“大娘，您别急，我给您修。”

她一边和大娘叙家常，一边仔细为大娘修脚，整整修了一个多小时。大娘临走，一再让刘惠贤歇着时到她家去玩。

不知道刘惠贤从哪里打听到，河南路上有位老大娘，姓赵，是个烈属，患半身不遂，整年躺在床上，脚也有病。这天，她休息，就靠打听到的门牌号码，来到了赵大娘的家里，门虚掩着，刘惠贤敲了敲。门开了，出来个小女孩。

小女孩见了这个陌生人，问：“阿姨，你找谁呀？”

“我找赵大娘。”

“进来吧，那是我奶奶”，小女孩十分好客，拉着刘惠贤来到屋里。

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位年过花甲的大娘，她张了张嘴，问道：“你找谁？找我？”

刘惠贤来到床前，俯下身子对老人说：“大娘，我是建新